

睡前翻一本书,《福克纳随笔》,读到一篇他于一九五二年在某个会议上的即兴演讲。很有意思的是,文中提及一位密西西比州的乡绅读者,对他的写作与耕作都评价甚低。“说到我的写作水平,那本来就不该由我自己来打分,因此在这点上我同意他的判断;另外,为了让我地里长出些带给我收益的东西,我已经与老天爷还有联邦政府苦苦打了十五年的交道,因此,既然他说我两方面都不行,我也懒得跟他争辩了。”

### 睡前书

周华诚

这本书有很大一部分是演讲文字。我很佩服福克纳的演讲,闪烁着幽默和智慧的光芒。国内的作家里面,我也佩服李敬泽的演讲。有一次,读到李敬泽先生在武汉的演讲《黄鹤去哪儿了》,印象极深。他说,黄鹤就是一只时间之鸟,从中国人的生命中飞过。

李敬泽出了一本演讲集,《空山横:讲演集,关于文学关于人》,此书不仅是他近年在各大活动上的演讲总结,包含他对文学、人生、自然乃至未来科技的深刻洞察与独到见解。去年,在浙江出版集团举办的作者大会上,李敬泽先生即席演讲。他说:“作者都是可怜的人呐,在创作中,他是高度孤独、别无依靠的。对于作者而言,碰到一位好编辑,无疑是幸运的事。”当时我在座中聆听演讲,被他的精彩语言折服。

记得有一次,李敬泽分享自己对文学与演讲的理解。他提到自己深受鲁迅影响。特别是鲁迅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展现出的“漫天扯开去”的写作方法——“无边无际地扯下去,都是用风马牛不相及,或者用俗话说‘八竿子打不着’,但是,就是在这种毫无关联、漫天扯开去中,能够‘扯出个流线性,扯出一片星图来,最后还真就完成了,我觉得这是鲁迅给了我一个根本的启示’。他说,这种方法论,对其写作



访富春江,前后五六次,每次总看不够。在旖旎飘逸的山水中,有座黄公望塑像。仰望画坛先贤,不由得让人想到稀世珍宝《富春山居图》。据钟嗣成《录鬼簿》所述,黄公望原名陆坚,常熟人,他七八岁时,常熟沦陷,父母不幸双亡。九十岁高龄的永嘉人黄公膝下无子,他见孤儿陆坚聪颖可爱,便有意收为义子,旁人贺道:“黄公望子久矣。”于是陆坚便改名黄公望,字子久。黄公望23岁引荐当了一名书吏。由于元朝实行人分“四等”,南人地位最低,黄公望至中年仍是一名小吏,后受上司张闻贪污案牵连被捕入狱。待出狱时,他已年近百岁。

放下世俗之念的黄公望开始当隐士,以卖画为生,其间结识了不少文人画家。一日,他拜访书画名家赵孟頫,开门的是赵孟頫外孙王蒙。黄公望说:“子久千里迢迢而来,诚心求开蒙。”从小受书画熏陶的王蒙直言:“若说开蒙,起步岂非晚了?”黄公望答:“人生百年,我还有半百岁月。”王

和演讲都有很大的影响。演讲与即席发言,切忌套话。套话和装话,易让人听了生厌,所谓面目可憎,即是此谓。写作何尝不是如此?即便是“漫天扯开去”,哪怕八竿子打不着,那也有一点性情在里面。这是一种松弛感,也是思绪的流动,而睡觉前,思绪是很容易流动起来的。

我每天晚上入睡前,都喜欢带一本书去“旅行”——从书房到卧室。实际上,睡前的阅读时间有限,洗漱后上床到入睡,这是极其珍贵的私人时间。这是一个可以放飞的时段——重要工作已经结束,通过文字的阅读,让身心安宁,让肉体躺平,此时思绪倘若还有一点飞扬,简直是美妙至极,而这一过程,又全无预设,毫无功利之想。世上最好的阅读莫过于此,毫无目的地阅读,才是阅读的真谛。

捧读一本书,会记得每一本书都有来历。《福克纳随笔》是一次到温州出差时,在塘河边一家书店里遇到的,随手带了一本书。我有一个习惯,只要去一家书店逛逛,都会买一本书。说是纪念也好,说是习惯也罢。一本纸书的流通过程,几乎是一件浪漫的事情,从某家书店买了某一本书,以后每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,就都会浮想起当时买书的情景了。

李敬泽提到鲁迅——刚好这两天我去了一趟绍兴,发现绍兴这座城市,现在已经把鲁迅的文章做得很深很透了。可以说,遍地都是鲁迅的印记。在东湖,游客如织的公园里,水边有一间书店,店名叫“半城书店”。坐了船出来经过,当那艘腿迈进去,心里想着要买一本书的。如果是跟绍兴或鲁迅有关的书,那最好不过。进去一看,发现架上的一本书,书脊都贴着图书馆的索书标签。问了服务员,才知道这里的书概不出售,也不出借,只供“堂食”。这家店,现在只卖咖啡。

这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。也可以看出,现在书店生存的愈见艰难。或许是时代的趋势也未可知,然而在我看来,实体书店并非只

蒙为之感动,向外公引荐了黄公望。50岁的黄公望拜65岁的赵孟頫为师,成为“松雪斋”入室弟子。黄公望为了创作一幅画,常常呆呆地望着眼前的山水,下了雨也茫然不知,自号“大痴”。黄公望结交了当

### 黄公望之图

米舒

时有名的画家,当他获悉名人珍藏名家画作原件时,便一一拜访,以其诚心与痴情感动收藏者,得以临摹到十余位大家的真迹。他终于在水墨山水图上略谈淡赭,独创了“浅绛山水”画技法。主张“到处云山是吾师”的赵孟頫,对黄公望绘画产生了重大影响。黄公望注重写生,也推崇其师赵孟頫的文人画主张。文人画不是信手拈来的游戏之作,而是将两晋唐宋风骨与古意融于笔下。黄公望常在富阳一带写生,便产生了将眼前山水绘成一幅长卷的念

喝完茶,杯子空了。空杯静静放置案头,是等待,也在回味。等待下一杯水,回味曾经充盈的茶香。空杯低眉内敛,空无一物,偏偏又一身傲骨,触手铮铮作响。从前的杯子走远了,旧时风雅褪色。想起古人的夜晚,空杯通体透明满怀惆怅。徘徊在新与旧之间的空杯,春风得意马蹄疾,落花流水春去也。人间多少事,欲说还休,欲说还休。空杯悄悄把一切尽收杯底,付诸沉默。

巷口小店摆满空杯,它们倒扣在木板上,在灯下熠熠生辉,分明还有份自负,底气十足,雄心勃勃。凝视过空杯的人,更能感受握手充实的丰盈。

空杯虽空,却可装下整个天空。未来如黄河长江滚滚而来,由它们在杯底翻腾击浪。空杯神散意闲,在唇边摩挲,绕着桌子旋转,杯壁挂有水珠,晶莹剔透像草叶露珠,抑或是眼泪。泪水苍凉,不说境况苍凉,却道天凉好个秋。且喝一杯茶。

旧茶不去,新茶不来。旧茶已去,新茶未来。追忆似水年华,于是百年孤独。

是为了卖书,其实也在出售“记忆”。有很多人去旅行,会顺手买一两件文创品作留念,并不是因为那文创品有多大的实用价值,只是一个念想而已;那么一本书,是更好的纪念品。

在绍兴,住在咸亨酒店,酒店的房间里也有好几本书,都跟鲁迅和地方文化有关。印象最深的是两本,一本是厚厚的《越国史稿》,另一本是《鲁迅笔下的绍兴菜》。书里隐藏着记忆,这些摆在房间,供人睡前翻阅的书,一起参与构建了旅人的绍兴记忆,何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?

无边无际地扯下去,结果扯出了流线性,扯出一片星图来。书也是如此。一本一本书风云际会,聚于手中,本是八竿子打不着,却共同构建了一个人的阅读记忆甚至是精神地图。你读过的每一本书,就藏在你走过的人生里。前段时间,我在乡下,一个叫路里坑的偏僻小山村,在半山腰上有一座用废弃石灰窑改造的书房,叫“窑书房”。在那里可以买到窑窑烤制的面包,还有作家的签名书。你或许会想,这样的书房,能卖出多少书呢?是的,然而对于这书房来说,卖多少本书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只要有一个人从这里买走一本书,他的书架上,也就拥有了一小段村庄的记忆。

鹤鸣茶社,在人民公园的湖边。几百张四方桌,竹靠椅密密麻麻组成阵仗,方寸之地,人挤人挨着坐,场面颇壮观。一桌桌的茶客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,有当地人也有像我们一样慕名而来的外地人。我侧着身小心翼翼地穿行在桌椅间,恐怕一不小心碰翻桌上的茶盏。我们四处张望,正好有茶客

头。他79岁那年决定动笔,画一幅《富春山居图》送给师弟郑樵(无用师)。黄公望画画停停,五日画一山,十日画一水,用三年多时间完成了这幅流传千古的纸本水墨画。展开近7米的长卷,只见山势连绵起伏,烟泉变幻莫测,重峦叠嶂,林木葱郁,清泉飞泻,渔舟唱晚,一片宁静淡雅的田园风光与浩渺连绵的江南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,显示了雄秀苍茫的气韵。黄公望巧妙地运用干湿、浓淡、疏密等各种笔墨技法,将山石、树木、村舍、水波与人物表现得栩栩如生,他也注重画面的整体布局与空间感,使文人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,被称之为“书中右军”“画中之兰亭”。

黄公望卒于86岁,《富春山居图》第二位收藏者为明代画家沈周。万历二十四年,董其昌购得此画,晚年典押给吴家,吴洪裕视画如命,临终前欲将此画陪葬,幸得其侄于吴静庵将画卷从火中救出,但《富春山居图》已毁了部分,断为两幅。《无用师卷》长636.9厘米,《剩山图》长51.4厘米,分别藏于台北与浙江博物馆。

### 空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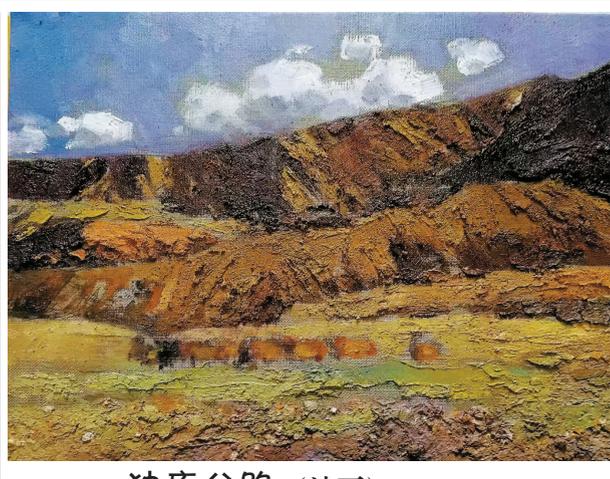
胡竹峰

空杯一心如洗,只剩空气,人看不见。看不见的何止空气?开灯,白墙上空杯投下疏

淡的暗影。喜欢月下倒影,人影、树影、花影、屋影,一影又一影,摇曳多姿。古人说月下看美人,越发娇影婀娜,越发风情万种。古人啊,你们还有雅兴吗?与一帮古人喝茶,他们诗云子曰,我懵懵懂懂;我南腔北调,他们莫名其妙。挥挥衣袖,带走空杯,只得回到我的时代。

醒来,在桌子边,在旧书旁,午夜睡眼惺忪,空杯一头雾水,安安稳稳。空空的杯子,刚才也在做梦。是远古的幽梦,还是浮世的浅梦?春梦抑或噩梦?和文人赋诗唱词,还是与侠客把酒言欢?昨夜的茶渍还在,紫的,乌的,黄的,酱的,空杯壁沿像爬满藤蔓的瓦屋。

秋天原野,藤蔓枯涩,让人想起草书。草书是旧时风采,张颠素狂的神韵,向往多年。那日江南归来,采回一枝菊,案头清供。空杯无色透明,收藏起那一抹来自东晋的清逸,冷香扑鼻,菊花之尊密密麻麻紧靠着。谁道空杯无我?我说空杯有心。



独库公路 (油画) 达明成

我们决定打卡成都,起身离开,赶紧上前落座。浓郁的梧桐树下,老茶桌、老竹椅、老茶碗,仿佛是在告诉你,纵使物换星移,它仍生活在百年前。但

### 去成都喝茶

胡圣宇

见一身穿红色旗袍的茶艺师,拿出长嘴壶,摆好姿势,气氛瞬间随着茶水热气蒸腾起来。茶壶在她的双手、两侧、后背、头上转来转去。突然长嘴壶脱手飞出,在半空中划出一道圆弧,又稳稳地回到手中。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,干脆利落。一声“杯中抱月”,她右手将茶壶举过头顶,左手托住长嘴,让细流飞入茶碗。长嘴壶在她的手里挥洒自如,一个漂亮的跟斗,引得茶客齐声喝彩。

在车水马龙的闹市一角,几个人围坐在一起,喝茶聊天,看阳光斑驳,听人

我用力点点头:“嗯!2024,存在我心里了。爱而不贪,才不会被锁住,妈妈继续‘修炼’!”女儿问:“怎么修炼?”我拿出备用手机,点开多年前打听过自己的那首纯净的歌,邀请女儿说:“先陪妈妈一起听听音乐,让心静下来吧——爱上的不会忘却/那只是一些片段忘却的无法消失/他们躲在树后面/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/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/眼中的星辰月光消失在心中的光年……”

声鼎沸,人世间的烦恼在这里里钝化了它的威力。可以说,成都的风韵并不在高楼林立的繁华,也不在太古里熙来攘往的热闹,更不在武侯祠翰墨飘香的风雅,而在市井巷陌。敬斜的破竹椅、简陋的木板桌、挨肩并足的人群,或粗声粗语,或默然发愣,或低头看手机,或闭目掏耳朵,不由得令人感慨,这个城市分明在繁华的红尘之内,又有着红尘之外的悠然。

不知不觉天色已晚,我们在茶座坐了一个下午。走出人民公园,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巍然耸

立,让我驻步仰望,似乎回到了那热血沸腾的时代。抗战期间,350多万川军将士出川抗战,足迹遍布主要抗日战场。四川自古是天府之国,优越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四川人慢生活,会享受的特点,没事的时候品茶、打麻将。四川人并没有在安逸中磨平血性,他们将血性埋藏于骨子深处。今天去成都,依然可以见到许多巴适安逸的四川人,如果跟他们一起,吃上一顿火锅,搓上一圈麻将,也许就被欢乐的四川话给彻底治愈了。

2025年的帷幕刚拉开不久,我那视若“移动正仓院”般储存着大量岁月宝藏的手机,便突如其来地为我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“心灵大戏”:一觉醒来,发现它再也醒不过来了。

不相信,不愿意,不甘心。于是,整整一天,对着黑黑的屏幕横敲竖敲,不断按压重启各个开关,请教各路技术神仙……全都无济于事,我怔怔地盯看毫无反应的它,怎么也回不过神来:昨日还显现在我眼前的那棵天梯般的树、那幅触及灵魂的画、那只屋檐下的小燕子、那段旅途中偶得的诗篇、那位再也无法相见的长者的留言……就这么永远地锁在了这只手机里了。

经历过多次生死离别的我,送别过多位至爱亲朋的我,那一刻,面对着这个小小的非生命体的骤然停摆,心头却依然有“从此阴阳两相隔”的悲伤和疼痛,不可思议地阵阵袭来。

我知道,让心疼痛的,不是手机,而是手机中那一寸一寸“消失的光年”——光在真空中行走一年的距离,分明也是心在岁月中行走一年的印记啊。整个2024年,看过的展、读过的书、备过的课、遇过的人、住过的城、对过的话、研究过的资料、感动过的瞬间……还没来得及存盘,就全都倏然不见,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一般。隔着屏幕,你明明知道它们还在那里,却再也无法与它们相见,那样的遗憾,让我顷刻间更深刻地理解了我的心理咨询来访者们——当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祈求着“把时间倒回去”时,心中该承受着多大的懊恼、失落和无助感……

紧接着,想起自己在《生命教育七堂课》中写到过的故事:高僧金碧峰,禅定功夫很深,人定后谁也别想找到他。可奉命前来捉拿他的黑白无常得到土地公的指导,“咚咚”一敲他最爱的紫金钵,他就忍不住现身了。眼看要被索命绳套牢的金碧峰将紫金钵往地上一摔,便再次人定消失,只留下偈诗一首:“若人欲拿金碧峰,除非铁链锁虚空。虚空若能锁得住,再来拿我金碧峰。”我一边将故事讲给女儿听,一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:“没想到手机成了妈妈的‘紫金钵’——因为贪恋手机里储存的各种美好,所以它一坏我就现了原形,又嗔又痴地被拿捏住了,是不是很好笑?”

女儿说:“对呀!妈妈,其实坏的是手机,又不是存在你心里的2024!”

“嗯!2024,存在我心里了。爱而不贪,才不会被锁住,妈妈继续‘修炼’!”女儿问:“怎么修炼?”我拿出备用手机,点开多年前打听过自己的那首纯净的歌,邀请女儿说:“先陪妈妈一起听听音乐,让心静下来吧——爱上的不会忘却/那只是一些片段忘却的无法消失/他们躲在树后面/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/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/眼中的星辰月光消失在心中的光年……”

间、剂量、次数等写出清单,有的药午饭饭后服,有的饭中服,有的一日三次饭后服,结束时还叮嘱我不能马虎。我问他为何如此“刻板”?他说:“服药方法不同,效果大不同,患者往往认为只要将药吞进肚子就有效,所以我不太放心,情愿多花些时间,将不同药的不同服用方法交代清楚。”

我遵医嘱服药,两次门诊治愈了胃病。还有一次,左胸口突然疼痛,去医院做了心电图未见异常,吊针几天后,疼痛仍未根除。医生决定让我去做磁共振,预约一周以后。我还在回家路上,手机就响了,正是医院放射科:“医生不放心你,约你今晚九点来检查。”我感动极了:“又遇到了一位对病人‘不放心’的好医生。”

间、剂量、次数等写出清单,有的药午饭饭后服,有的饭中服,有的一日三次饭后服,结束时还叮嘱我不能马虎。我问他为何如此“刻板”?他说:“服药方法不同,效果大不同,患者往往认为只要将药吞进肚子就有效,所以我不太放心,情愿多花些时间,将不同药的不同服用方法交代清楚。”

我遵医嘱服药,两次门诊治愈了胃病。还有一次,左胸口突然疼痛,去医院做了心电图未见异常,吊针几天后,疼痛仍未根除。医生决定让我去做磁共振,预约一周以后。我还在回家路上,手机就响了,正是医院放射科:“医生不放心你,约你今晚九点来检查。”我感动极了:“又遇到了一位对病人‘不放心’的好医生。”

间、剂量、次数等写出清单,有的药午饭饭后服,有的饭中服,有的一日三次饭后服,结束时还叮嘱我不能马虎。我问他为何如此“刻板”?他说:“服药方法不同,效果大不同,患者往往认为只要将药吞进肚子就有效,所以我不太放心,情愿多花些时间,将不同药的不同服用方法交代清楚。”

### 消失的光年

林紫

### 心灵港湾

林紫

### 健康